

肖巖文鈔

肖巖文鈔卷三

涇上趙良霽肅徵甫著

男如圭校字

望雲樓詩序

望雲樓詩旌邑呂君涵清作也君遭人倫之變與所以名集之意其叔桂庵孝廉及馬青圃刺史集之已詳不復贅予讀其詩爲之悵沮不樂者久之旣而再四諷誦轉有深慕於呂氏者自南唐時世膺公始遷于旌以詩學提唱後人有豐溪存稿一冊然公非欲以詩自鳴也由其祖嘗仕唐憤強藩之篡竊乃心王室每飯不忘及其將卒猶自題墓

石曰唐詩人蓋欲比於陶公之爲晉處士嗚呼忠
矣今涵清之詩不求綺靡專主清新頗有乃祖風
骨而亦非欲與當世詞人爭名也痛其父子之生
離天涯海角欲稍伸其孝養于一日而不能而哀
怨之氣孺慕之懷遂勃發于吟咏雖流連光景之
作未嘗不時露其離憂宜乎桂庵之目爲孝思不
匱而馬青圃亦欲齊之於陟岵蓼莪之倫也使世
膺公得見其詩能不喜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將永
垂爲呂門佳話乎哉吾嘗讀蘇長公集見宋郎中
朱壽昌者少失其母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而後

得之蜀中公賀以詩今涵清進香九華以骨肉團
圓爲禱亦郎中寫經之心也顧郎中之母在蜀中
涵清之父遊海外其道路孰易孰難而郎中猶待
相逢於垂老時使涵清不迫于家貧服賈有大母
繼母在堂相依爲生則必子身獨往卽其時不能
往而天或永其年終必往往而求求而遇以偕歸
不亦坡詩之所謂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
如雨者乎而卒不然則固天有以限之也天限之
以成望雲樓之詩殆亦如唐祚之終不復而世膺
公遂沈隱於漁釣以成爲豐溪之詩此吾所以始

而悲繼而慕也後之讀者毋徒美其詩而忘其篤
於君親之志則得矣

家谿叔公遺詩序

涇於前明時罕有詩人非不能詩也自水西講明
理學士敦實行而薄浮名本不欲以詩傳卽偶有
所作亦第自適其性情未嘗挾書幣走四方借譽
於名公鉅卿之口抑或懶不收拾貧難開雕片紙
流傳蟲蝕鼠嚙而無賢後人以搜輯之久且消沉
於無何有之鄉吾讀谿叔公之詩爲太息也公生
而穎異七歲時能作擘窠大字爲邑令曹愚公所
賞詫爲神童及長博學能文尤耽吟嘯顧公爲廣
東副使肖軒公之孫念自曾祖美中公以來世挂

朝籍沐恩實深而生當天崇之間時事日非無可
救藥遂屏棄舉子業而一意於學書深入二王之
室客有輦幣來求者卻其餽而應之公旣以工書
馳名遠邇又以文章氣誼爲士林所推服以故沈
徵君耕巖施學士尙白等皆與締僑札之雅互相
倡酬同時偶庵公輯涇邑續志略謂公之著作等
身無力付梓世所傳者不及十一當時且然迄於
今散佚可知矣再侄夏宗與公同祖美中公者懼
公之名久且就湮旣擇良工爲公所書千字文鈎
勒上石又遍搜藏書之家遇有公自錄其詩者重

價賄之否則手抄而還之積十餘年得詩若干首
彙爲一帙予讀之見其選義考辭超然拔俗而氣
韻深穩擬諸唐人當在錢卽之列詩雖少而公之
淡聲利篤交遊闡貞孝者亦可以想見其爲人此
偶庵公所謂世人但慕公書不知詩實在書之上
而行誼又在詩上也抑讀誌略中所編題咏一門
五言如鍾峻公云雲霞千嶂幻香色萬花叢汝棟
公云晚梅寒自護晴草淺難勻七言如廷俊公云
茅店並當流水語虹礪長入綠蕪平其浩公云清
磬晝沉深壑冷飛樓俯瞰古林低此皆族中遺老

其詩何減倚樓特無人刊布之而其集遂不傳則此外埋沒於灰堆紙裏者何可勝道吾爲諸人悲而轉幸公之得遇夏宗爲破涕也夏宗好古力學家僅自給所收公書甚多日愆患其弟庭參摹勒之予嘉其用心故於其刊公詩而爲之序

潘達夫柳堂詩抄序

予與達夫交最久垂三十餘年始得讀其柳堂詩抄而達夫已作古人矣憶初弱冠時謁陳枝一先生於水西書院先生勉以立身行已經世濟物之學雅不欲後生小子輩耽吟詠作詩人也而達夫爲先生高弟時究心於五經四子書及宋元以來諸儒語錄亦未嘗以詩鳴自後各以飢驅遠遊踪跡濶別惟當禮闈校士之歲風塵羈旅偶得與數晨夕願所講論者惟場屋應試文未暇及韻語也歲丁未予與達夫偕計北上水同舟陸同車凡耳

目所聞見野戍雞聲塵途馬跡城廓邑居山林墳
冢古先賢哲之遺跡予偶見之於詩而達夫未嘗
和也強之則謂詩以趣生車塵馬糞中意趣索然
胷無詩而強爲之必不佳不如其已是歲值 國
家舉大挑之典達夫膺

主恩以一等揀發山

左簿書鞅掌未知作何措施願聞其攝萊州郡丞
篆口碑載道及歸郡民爲作攀轅卧轍圖而紳士
之以詩文贈行者甚夥意其德澤之足以感孚人
心或有得于陳先生經濟之學歟予於政治已窺
見一斑矣而誠未意其詩之有以信今而傳後也

達夫本無意爲詩人偶然有得則與予家懶雲商訂之懶雲故長于詩與達夫爲中表戚此所刻柳堂詩抄百數篇皆達夫抱病時囑懶雲所刪定者予取而讀之詩雖不多皆觸于興趣而作無艱難牽湊之情而有蕭散清逸之致殆古人所謂詩有別材不必學而後能者耶抑所學于陳先生者融會貫通而出其餘渚以爲韻語耶予雖與達夫爲素交而未能讀其詩于生前恨所以知達夫者未盡也用識數語以弁簡端

蘭石詩鈔序

蘭石詩鈔八卷家懶雲所選邑人詩也懶雲性高雅不慕浮名又嘗多病閉戶寂居謝絕人事而獨喜談詩有以詩來謁者或其前人所作或其所自作莫不傾心接納手爲評點見有佳者錄而藏之積久成帙然秘不示人凡入選者其名其詩雖左右莫能知也予嘗從懶雲遊請出篋中所藏鏤板以廣其傳懶雲靳之謂編詩寔難前此賞音里音皆出邑名公猶嫌簡陋近鄭漢林先生輯涇川文載廣爲搜羅足迹周乎一邑而故家之以藏集

呈覽者日充其楹故自唐宋元明以暨國朝諸前輩之詩各有著論邑乘所載青虹閣詩評是也然自先生謝世遺文散佚閣中藏板率皆朽蠹無存今予以卧疴不出戶庭耳目所聞見未及先生什一所手錄者不過平生師友相與往還講論之人何足備邑中掌故倘交遊漸廣采輯日增俟予沒後付兒輩開雕可矣蓋是編斷自康熙庚子迄於嘉慶庚申微特元明以前未之及也卽國初如查子美萬道瑞家谿叔諸先生詩亦徐待論定未敢倉卒成編蓋懶雲之謙謹如此然卽所已編

者觀之胡淩九鄭漢林周蒼泉三先生詩舊無鐫
本葉存叔先生詩雖鐫而板已燬于火其他或存
與否皆未可知卽幸而存而以專集之難于檢閱
孰若彙集之削冗繁萃眾美以引人入勝乎則懶
雲之表微闡幽使邑中前輩著作不致淪亡姓氏
不致泯沒者其功不已多乎嗚呼懶雲卒矣續而
廣之尚俟其人而恐前功之或廢也令嗣逸堂梅
亭檢所抄本屬爲校對壽諸梨棗旣卒業謹識數
言以弁簡端

沈碩來詩序

此出諸灰堆紙裹蟲蝕鼠嚙之餘者爲沈君碩來之詩也耶君之尊人士衡先生邑中老宿也爲予先伯父環石公師君年少先伯父若干歲常弟畜之自先伯父宦遊歸里以詩學唱起後進邑中之能詩者皆以其藝來謁見君詩甚喜以爲渭南伯得替人矣時君方爲科舉之學銳意進取未嘗求工于詩也而偶于花朝月夕酒社茶亭偕二三友朋分題拈韻亦未嘗規規焉求合于往則也而出語已能驚人如此豈非妙悟由天適自得其性之

所近者耶君自聞先伯父言乃檢其家中舊書得
放翁集旦夕讀不輟而益喜爲詩詩益工亦益多
予七八歲甫入家塾每見君偕穎存及天竺僧寰
宗過先兄築巖論詩說賦終日誦誦時雖未解所
語亦心意君爲涇之詩人矣顧士衡先生以舌耕
爲業貧無負郭君幼讀書不善治生產自先生捐
館舍困益難支屢試棘闈輒遭擯斥乃感憤鬱塞
閣束詩書自號贅人而放軼于繩墨之外時寰宗
久圓寂于蕪城先兄因公車留京邸教讀官學生
穎存常卧病屏絕人事君漠然無所向絕口不復

言詩時時從鄉里羣兒沉飲酣戲而無聊不平之
氣每發之于歌曲及君既沒盜無儲朽無懸衣入
其室僅有腰鼓箏笛數器而平生遺稿皆散佚無
一存者迄今又廿餘年士衡先生之文先伯父嘗
刻之大雅集及八宗師試牘中遠近尚有能傳之
者獨君所爲詩竟等諸春鳥秋蟲時一過而無從
索響也不亦悲乎其同族西明心竊憫焉遍訪諸
戚友間而僅得近體詩數十餘首急付之梓以表
章之此雖存什一于千百而後之讀者庶幾猶知
君之善學放翁而先伯父之所心賞爲不虛也是

爲序

三圖二甲支譜序

三圖二甲之支譜譜宗慥公宗亮公之子姓也自
二公逆推六世爲友文公則與二圖三甲同祖又
逆推一世爲良減公則與一圖二甲二圖九甲同
祖又逆推六世爲簡靜公則與一圖之一甲三甲
六七十甲二圖之四甲三圖之一甲莫不同祖自
遷涇以來後嗣之繁盛甲于城隅由一姓而分至
十三戶由一身而衍至數千百人自非深于譜牒
之學者其於昭穆之次序服屬之親疎未易瞭然
若指諸掌卽以友文公之一支論之三傳爲同曄

公寔爲二圖三甲三圖二甲之所共祖而舊譜遺其名直等諸無是公者準類譜則以兩甲爲出自同暉公準族譜又以兩甲爲出自同暉公紛然聚訟莫能決疑而暉公之名乃考諸弄田墓碑家藏塋圖及神主簿而後得之用是歎承先啓後莫重于譜而合族所公修正不如各甲所自修者爲精詳而可據也蓋一本旣別爲數支編戶各異遷徙靡常又經屢朝兵燹之後而秉筆者乃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合族之里居名字言行出處生卒歲時嫁娶族姓以及墳墓坐落之區或得諸故老之

傳聞而失其實或徵諸私家之載記而乖于公鮮
有不支離舛錯者而支譜則以一甲之人詳一甲
之事族屬未繁叅稽易遍固無是患矣余於甲寅
嘉平得讀一圖三甲汝澄公派下支譜誠嘉展南
之用心迥異于世之數典忘祖者謹序而歸之今
三圖二甲信忠作舟景山虎文復編輯其支譜且
屬展南共爲叅訂源流支派一一分明書旣成而
虎文來問序於予予惟趙氏之譜曠百餘年未修
修之宜急而實難但使各修其支譜而合支爲公
卽自南宋簡靜公以來祖功宗德猶不至湮滅無

肖巖文鈔

卷三

十二

聞予既嘉展南之究心于譜系又嘉信忠等之實
激于仁孝之衷而知所先務也故樂爲序其簡端

贈鄧石如序

吾友鄧石如有嗜古之癖嘗痛近世學者目不識古文字而自顧家貧力不能多致書籍以究字學之源流遂棄舉子業而銳志于篆刻意欲假是以遍遊當世士大夫家或得畧窺其藏書以增廣見聞考鏡得失往年有古歙之遊假道涇川訪余于邑東小華山房出其印譜并所得同人詩古辭屬余序之余惟古人之贈言也不惟譽其人之美必有所微示其勸繩使言之者不阿而聞之者足省爰取其鄉先輩寧我轉物毋物轉我兩言以贈石

如行越今將十年而石如復遊涇則務自矜重其技凡素所相知與未相知而能詩與文者求無不應而執袴之子雖賫多金不與余觀其性情之傲岸殆愈轉而之古而豈爲世俗之所好者得遷就耶余甚喜石如之不負余言也乃盡叩其所學而自述數年以來從古歛遊黃山抵池州上九華歷天台旣復泝江而上過湖口登匡廬而大江南北名山勝水足跡幾遍去歲客維揚與揚之士君子遊因得借其家藏名蹟手自臨摹往往達旦晝則爲人作章印及篆隸其行等書所得金自食用以

外則就古肆中購求遺帖及歲暮歸囊橐蕭然而
秦碑漢碣已盈箱累篋矣噫何其僻也余平生拘
于俗書未暇究心鐵筆于石如但羨其能遊而好
學亦未能窺其技之淺深而宛陵梅石居獨推爲
近今第一能手梅故大家藏書甚夥而石居久淡
進取惟篤志于古學且其律已甚嚴持論不苟于
交遊少所許可顧乃傾倒于石如如此則石如之
技之工可知也抑工愈求工而不自滿假則進于
道易易矣况軒頡斯冰之藝成乎哉獨以余自顧
碌碌畧無寸長又以奔馳南北向之所學愈以荒

落今將轉而爲汲古計而又自惜其年之將老也
見石如能無增我愧悔也夫

葉氏姊八十壽序

葉氏姊妹中君子也吾少而讀書迄今年近六十猶手執一卷終日呶唔而識見每不及姊姊遭家阨艱多人所難處者自舅千里先生暮年提南宮遽卒于京師姑善病家事凌襍獨姊侍之得節姊夫廢學其伯兄好樗蒲戲先人薄產以償宿負掃地無遺姊夫爲人懦而性篤友于不爭也姊每歸寧未嘗于二大人前有一言怨及伯兄者但自歸咎于命而已歲丙戌姊夫卒有子四人長及三四皆出繼尋俱夭惟二甥名志祖者幼而慧讀書子

肖巖文鈔

卷三

家先仲兄教之文能文教之書能書姊嘗謂予曰
吾家雖非素封頗能給衣食顧中落至累及外家
吾亦無恨獨恨舅歿而讀書種子斷絕無一人能
繼先緒者人皆以志兒爲何郎似舅倘能如吾弟
早遊庠序稱名諸生卽于祖爲繩武于父爲蓋愆
吾願良足顧甥久困于童子試學使者雖知其文
卒以見棄或以補佾生乃痛憤家貧不能久待率
其子改從計然數年以來力能備甘旨晨羞夕膳
無缺于供子仲姊適汪氏者年亦七十餘晚而嬖
貧鬱鬱不自得常慕姊之有賢子以樂其棄榆而

姊未嘗自謂樂也每與予言猶誦誦以不能卒業
詩書爲歎此其胸襟闊遠豈閨房兒女子所能知
哉今庚申仲秋爲八秩設稅之辰甥欲有以伸其
孝養製錦稱觴索予爲序予昆季男女七人存者
惟二姊及予耳姊見予居常不樂命甥必無以序
屬予而不知予之心固以姊之能爲君子而樂爲
君子果享高年而樂因以知天之報施善人必有
以釋予之不樂也何可不進一言以侑康爵是爲
序

新建文昌宮後殿記

今上御極六年 諭天下郡縣建造文昌宮以前
殿奉帝君而奉帝君先代於後殿有司春秋致祭
器幣牲牢禮同武廟古傳帝君七十五化而蹟之
著於梓潼七曲山者靈應尤赫俎豆尤隆當戊午
己未間大兵誅戮教匪由襄郢竄入川中天戈所
麾如獲神助立即蕩平良由 聖德懷柔百靈効
順正道昌而邪教熄故令天下立廟而 賜之額
曰化成耆定涇舊有宮在大成門東規制狹隘官
民議另建於射圃之左適值修志餘貲足供工用

於是正殿門樓旁廳翼屋煥然聿新而後殿則有缺焉張君劍端偕其姪等慨然任之蓋體乃祖天章公之懿訓捐私藏以急公義鳩工飭材中成正寢翼以兩廊不特礪柱虹梁瓌璋聳擢而雕鏤之工麗丹雘之輝煌亦令觀者目懾心駭驚若神天計用白金千百有零閱兩寒暑而後告竣遂奉帝君先代神主位置莊嚴永歆膺蛩是役也上以遵天子事神之道下以體先人尚義之心一舉而諸善備焉抑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三爲貴相其六爲司祿春秋元命包

云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天府之文章士
人之祿位神實主之今天子秩百神而崇祀典
固將以普同文之盛使下邑亦沐浴於仁風而張
氏克成宮寢禮及其先則其後嗣之幸邀神惠以
發爲高文而掇取巍科者將翩然鵲起也予故樂
爲記之

涇川重建幕溪橋記

邑志載幕溪橋創自前明邑善士王諱集公其後
逝興逝廢而行役之厲揭者于涇寒尤病之迨

國朝康熙初邑令鄧公琪棻念是橋爲達郡之孔
道屬小天竺性殊上人合衆興修僅十有餘年而
橋圯性殊思爲一勞永逸之計乃募邑紳大興工
築時先伯祖暨先祖贈公承建中洞其東西二洞
衆襄成之今百有餘年矣歲戊申予寄讀小天竺
每當夏秋淫雨山溪驟漲與住持西邸徘徊橋上
觀其破阡溢陌縈林灌山之勢則惴然恐岌岌乎

不可以終日也謀欲因其舊而新之而苦于工費之艱卒未敢與事今西邱園寂已久橋之土崩石泐倍甚昔時其孫性根欲成祖志丐予疏以勸捐心苦其艱屢却之竊念橋以濟涉非與世之建刹塑象爲無益虛費者等而見大義樂施與又涇人天性也工費雖艱其必有濟爰爲小引遣性根募諸長者而闔邑響應踴躍捐輸又得吾弟良琯督程役姪紹祖司出納遂鳩工庀材始嘉慶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迄七年十月五日橋高貳丈四尺濶丈伍尺長拾伍丈肆尺疊大石爲兩欄如其長下

設水箭二以當水衝旁築二埭若八字以避其侵
齧又得董姓好義之士捐助洲地兼賃得董姓洲
地開而浚之使溪流與箭相直不壅不潰又於橋
之兩頭增土培薄壘石爲坦道百捌拾餘丈總計
用工壹萬貳千壹百壹拾錢以貲數之者叁千壹
百壹拾伍噫此皆予疇昔時所苦爲工費浩煩者
一旦告厥成功非合衆君子之力何以有此其功
德布在行旅固宜勒諸貞珉永垂不朽獨念先贈
公之建中洞費百柒拾金今倍之且數倍之百年
以來而物力驟如此其艱難爲可慨已

新修壽眉嶺道記

壽眉嶺爲徽寧要道而上自晏公鎮下至雙坑十五里中居人鮮少榛莽蔽途往往爲虎狼所宅蛇虺所蟠盜賊之挺擊者所竊據行旅苦之 國初時月相和尚遊錫至此惻然悲懷遂募胡姓山地建菴曰聚雲俾勞者憩渴者飲獨行而寡旅者得以遵道無虞蓋慈雲所覆遠矣顧險奧雖開而嶺道之側仄崎嶇猶艱跋涉其五世法嗣恒瑞上人決意興修而苦于力有不逮予爲作小引以勸捐遠邇響應卽徽郡旌邑之過客經此者亦莫不踴

躍樂輸以此見人心之激于義舉而天下事固無不可爲也於是召工匠集畚鍤鑿石墮山填坑補谷上人皆躬自督視不避勤勞歷四寒暑而嶺道之化嶮巖爲康莊者以丈計之約一千八百有餘工食土石之費錢以貫數之者稱是工旣訖請記于予竊考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說者曰津梁以時修理榛蕪以時開闢也而火觀道茀單予以占陳之將亡則知王政之大施惠于天下雖除道成梁事至微末未有不乘時舉行者也今郡縣吏惟以簿書期會爲務而事之病民者漠然無

所急而一聽諸民民衣食于奔走方自急其病何
暇急人之病是以吏不能爲而民爲之民不能爲
而佛之徒乃醵錢以代爲之是嶺也月相築室于
其前恒瑞修道于其後祖孫相繼皆以濟物爲心
而又能以一手一足成之昔朱子嘗歎吾道之衰
謂不如佛氏之尙有人焉有以也夫至于四方紳
士之好義捐資者伊可嘉也皆宜勒石以示後人

和州義塚記

吾嘗讀旌邑乘書而歎其風俗之美也素封之家
積而能散往往建公塾以惠寒峻立義倉以賑凶
饑葺橋道茶亭以賙行旅而其營廣兆域收瘞暴
骸者尤戶相競也然大率施之本族行之同邑而
於外省府州則未之逮即間有與會館同建者亦
必士商僑寄其地合衆醵錢襄成美舉而惟和州
義塚則旺村朱君兄弟瑞羣球仲不呼將伯而出
獨力以成之朱氏世有積德自爲顯公以來凡邑
中有大功役每屬之其家而其家昆季叔姪合謀

之而分任之如重建黌宮修砌石壁險道費數萬金兩君皆預其事蓋謹守家法以約已裕物爲心久矣偶遊和州憫同鄉之貿易于州者卒然不諱旅櫬無歸遂解橐出千金屬會館司事者於小南門外乾明寺買山爲塚置田四十五畝以備後人續塋標祭之資又念人情于疾病綿惓之中多惡懼喜靜爰構屋宇三所令客而抱病者寢息其中以就醫藥此非其仁心爲質亦何以計慮周密俾死有所藏而疾有所養也吾觀成周墓大夫掌邦墓以令民族塋而司徒又有族墳墓之法亦其時

同閭共井故得相保相愛以至于相塋埋也三代而下仕宦不在本鄉商賈或行數千里外一旦有故誰爲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如兩君者其爲利賴豈有窮哉邑人慕悅其行議勒諸石以彰厥善而兩君亦懼墳塋田宅之遠在異鄉或爲所侵蝕而後之司事者不能保其業于永久也屬予記之予於闔邑修志之時曾於採訪所得聞其事皆曰是問公之行也蓋兩君素所秉于庭訓者故爲歸善先人以筆之于策而不敢自尸其名也噫以成親之孝而發爲澤枯之仁是可記也已

逸園記

昔讀淵明移居詩輒嘆世之治園者必構崇檐廣
廈虛閣飛樓輦山石通水渠植花竹廣羅珍玩之
物充滿其中其人未嘗有奇文可賞疑義可析而
費財勞力徒爲一二游閒豪貴娛目騁懷之場非
以治園直以鬪富耳余嘗欲擇山水佳處構一草
廬廣不容畝而門無車馬座無雜賓可以飲酒可
以賦詩如陶公之取足蔽牀席者有志焉未逮也
而今乃于逸園見之逸園者包君爾勳之別業也
君之姪廷舉與余讀書寶峯爲言乃祖又章公嘗

創此園廣狹因乎地巧拙因乎天不費財不勞力
不曠日積久而後成甚矣公之逸于爲園也園前
有隙地植蔬果後有小軒臨池池象半月廣三尺
長丈餘計其用但足供學書夫公豈不能與有力
者爭耳目之觀哉顧其意常欲以儉示子孫不屑
屑于亭臺花石之勝惟藏名人字畫及五經四子
書然當雨霽風清夜深月靜遠阮巖谷之水繞宅
前後以達于合溪者灑灑然與園中之書聲相應
而丹山爐峯浮嵐聳翠皆可近而招之于虛窻明
鏡中倘所謂山水佳處者非耶且吾于公更有感

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聞公先人嘗有拾金于道而還諸其人者其人感之建亭以報事雖不足異而其平生之好德可知然則公之以逸名園所以承先志貽孫謀如古者家之有塾課其子弟循循然爲有德之君子也彼世之治園者烏足以語此壬午夏余初遊寶峯宿于友人包揚武之半畝園園有池植菱荷千柄香氣拂拂襲人後三年始得交廷舉廷舉延余至其家盤桓于逸園者凡六日噫余他日有移居之志將必卜鄰于斯矣是爲之記

寶峰蛟記

余侍杖履讀書寶峰者數年矣山故多石懸崖峭壁磊磊無尺土讀書之暇課館童植松竹桐柏桃柳久而不能拱然亦無魑魅罔兩及毒蛇猛獸據巖窟以爲害者己丑之歲淫雨連綿自春徂夏積數月無十日晴井泉漲溢山逕崩摧而蛟乃乘勢而起先是院中課期夜深就寢床席鬱烝展轉不寐聞震雷虢虢與巖瀑檐溜之聲相應久而安之不怪也比曉方熟寢而友人忽叩門疾呼披衣啓視則黑雲擁山頂水壁立丈餘沙泥瓦礫隨之而

落院中床屋皆震則扶大人急出擇前庭稍遠于
山者而安坐焉當是時諸友共聚一室相依如命
寸步不忍離而飛石破壁入者數十波濤洶湧四
顧如長江巨浸無可逃生譬之千軍萬馬環繞孤
城矢紛紛如雨集其有脫于險難而保其性命者
誠所謂天倖非人力也然自是而知死生禍福之
途其來也不可避其往也不可留噫有能使我脫
然于身世之交而惟造物者之所置之蛟之力也
夫

食芋說

深山窮谷幽棲之僧足迹不及城市短衣荷鋤冬
藝薑芥春夏植筍簌青茝野苴之屬秋收芋栗雖
水旱薦飢力常足以自飽察其意未以爲樂也余
侍家大人掌教寶峰山僧往往有饋芋者自謂力
之所出不足爲珍味大人曰往年走京師殘杯冷
炙久不食家園果蔬偶行小市中見鬻芋者問其
值百錢始得易數枚乃今而知物之有時而貴也
如是世有處山澤中談及京師之一草一木不勝
愛悅願望之情者自京師人視之亦如此芋耳故

鳬鵠以遠成美而水火以足見輕貴賤在人而不
在物也山僧曰然則吾朝夕所需皆遠方人所珍
異也奈何自有其樂而忘之

遊跨鶴橋記

立觀音巖上憑短垣遐矚有雙雙起于白沙山之麓如渴虹下飲清澗者非跨鶴橋乎橋故名碧溪從水色也踰橋北行數十步嘗有道士建觀曰幽隱山徑盤紆人跡罕到隱者之所棲遲其樓臺洞府遺址僅存昔之服日餐霞者皆不知所往意爲王子晉之流清宵月下或有吹鳳笙乘白鶴來游來歌于斯橋者故改今名丙戌冬余來寶峯四載矣乃同諸友往探其勝始則歷澗谷踰險阻相與扶杖而行至則踞怪石憑危欄相與掃地而坐橋

跨兩山中臨絕澗井泉巖瀑諸溪之水會于其下
雖元冬澤涸而波流瀾瀾有聲相與側耳而聽層
岡環繞田疇繡錯遠邨平楚悉隱躍列于雲烟暮
靄間則又相與盱目而視散步而遨山川寥寂萬
木彫零而竹柏松杉蒼然獨秀因憶春夏之交風
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不轉盼而流火而嚴霜而
寒冰朔雪事之廢興人之聚散亦復如是可悲也
顧吾徒所爲擾擾于塵土中者名利耳及見泉林
清曠洞壑幽深藥竈丹爐昔人脩煉之所輒覺心
怡形釋飄飄然欲與造物者遊而司馬長卿過昇

仙橋題其柱乃志在車馬不亦鄙哉于是啞然笑
悠然歸同遊者爲鄭巡所吳秦臣翟芝三泉一公
樹共聯句爲七排一章以誌勝槩閱今己丑又四
載矣每當雨霽雲消未嘗不與橋遇而諸友惟巡
所秦臣公樹尙同晨夕泉一則設帳遠方矣芝三
卽于遊之明年隨其姑丈官濟南復從山東入都
門應鄉試敝衣蹇驢僕僕道途風塵之色時可想
見回憶當日意氣之盛爲何如也乃補爲此記

毓文書院記

涇旌僻邑也而人知嚮學予少侍先君子主講席于邑西寶峰竊喜其鄉之父兄長者崇尚儒術能擇山川勝處建立學舍延名師課子弟以爲朝廷助宣文教也然合一鄉十數姓之人醵錢歲事力固無難且其教止于一鄉雖同邑者不得與焉況他邑及遠郡乎乃今抗顏於旌之毓文書院而歎譚翁子文爲不可及矣翁性喜讀書而家計窶艱迫于孝養牽車大江之北今年逾七旬而勞瘁治生猶有如史公所云節衣食忍嗜慾與用事僅

僕齊苦樂者甚矣起家之難也顧乃以建學爲重
慨然捐二萬金買山選勝披榛鑿石鳩工匠以爲
之不數年講堂號舍煥然秩然乃通書于江南北
之素所交好者使勸諭學人負笈來遊從師問業
事成獨力而澤周廣厦以視吾邑之寶峯書院相
去不亦遠哉然邑西既建書院生徒之肄業者或
入詞院掇甲科而應賓興以登賢書者項背相望
此雖無當于孔孟之道而自有科目以來國家緣
以取士山澤緣以進身歷千百年不廢即天亦陰
寄其禍福予奪以鼓生人向善之心而其中有卓

然自立者即大儒之學問名臣之事業亦由此出
一培植而燦人文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而翁之食報豈有涯乎予老矣將智而耄愧
無以裨益諸生者間與諸生臨眺于月午樓八窓
洞闢則思心體之開明登攀于文星閣萬山俯列
則思志氣之高超步履于圍圃池塘花放水流則
思文機之絢爛活潑此皆創建時所以覩天巧殫
人工爲藏修久遊之助者而經史子集之足供研
悅更不待言諸生誠相與奮勉以無負翁之苦心
則幾矣

涇南書屋及慶松亭記

乙丑八月初將遊下洋道經廟首上涇橋時殘
暑甫淨清風徐來因于橋上稍憩肩輿見橋之東
偏危亭竦立水泔泔循趾鳴旁有精舍竹樹樓臺
茂密深邃環以墻垣而垂蔭出其外者數尺顧而
樂之恨不能如坡公逍遙捫腹拄杖敲門也未幾
呂子翰揮以其祖成翁所手建涇南書屋及慶松
亭屬爲之記叩其地即道中所見者昔韓公記滕
王閣以未得造觀爲歎予於書屋雖望見之亦如
海上三山何由誌其勝槩呂子曰固也翁治書屋

一如南圃惟鑿池置亭差異以屋臨涇上引之便也爰出一冊則金陵寧櫟山所撰南圃園亭記亳州梁聞山書而以翁自叙及詩附錄于後予讀之乃知翁固獨行君子也混跡闕闕遊心山林當其僑寓廬江于市宅南隅地爲圃其中有桐軒竹坡月臺雲門衡暉亭就樹居諸勝而日召佳客如賓梁輩遊燕倡酬記所謂無異十洲三島之樂者誠然顧翁題桑梓徑詩有曰明發有懷春不寐醉墨池詩有曰家世一經傳舊業則翁之眷念于先世青箱惟恐後人失墜每於吟眺時隱寄孝思不徒

在園林也此吾老友呂君元則爲翁作慶松亭徵
詩啓其意約與余同蓋翁自廬歸里年耆老矣家
君廷獻將率子弟製錦稱觴翁拒之而曰吾呂氏
厓綿椒衍皆祖德也彼溪東古松盤擎石窟間爲
吾祖所手植宜築亭以藩護之噫不以慶已之七
十爲古稀而以慶松之數朝存乎澤豈非其自仁
率親推而上之雖一石一木亦斤斤寶貴如身體
髮膚之不敢毀傷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
知翁之垂裕于後昆者其澤與溪松並永矣翁以
孫貴誥授昭武都尉而翰揮從予遊好學工舉

業異日將晉翁于文階亦于其行卜之至若亭與
書屋之向背陰陽巖洞水木之點綴疎密雖櫟山
有記而境以地殊固非若板印者將俟異日親遊
續記之

河東別墅記

予承翰揮之囑爲成翁記涇南書屋嘉其用意深遠治園亭直仿古家塾飭其後人說禮敦詩蓄道德而能文章以式廊其先緒也而翁之令弟次三曰和翁四曰聲翁金玉競爽亦於河東居宅之旁建立別墅而與其仲兄東翁季弟公翁督子姓讀書其中吾友洪君稚存爲題其額曰鋤經堂蓋彬彬乎以經訓爲菑畬矣予常往來廟首鎮見其枕山面溪風景甲于陵陽別墅雖非選勝而臘臺後峙南白諸山羅列其前疊青聳碧倒影龍潭潭之

濱大石撐拄磊磊柯柯雖龍躍虎伏莫狀其奇則
當藏修息遊之暇登臨眺聽皆足以淪靈府而助
文瀾昔人謂董仲舒下帷治經三載不窺園圃遂
精公羊春秋此虛言也吾觀柳州之記愚溪鉅鉤
白傳之構石樓香山蘇長公之築東坡雪堂白鶴
新居搜奇剔異何嘗不以道德文章雄視千載推
而上之舞雩從遊川上歎逝鳶飛魚躍天地之化
機活潑即學人之心體流行也賢昆季其有見于
此乎况別墅之建承先志以裕後昆而功當告竣
公翁令嗣桂菴即於其時擢科南省是主人之猶

子而寄讀于墅者不亦見造物之早示以權輿歟
予讀儲盡山太史從心寺水閣記美諸呂之能文
擬之以唐初龍門王氏而歸本于金鰲石柱上接
黃海天都爲扶輿清淑之所蜿蜒鬱積則其肄業
于涇南河東兩學舍者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流澤
何窮予既爲翰揮告遂記之以券後起者之繼美
于君家閱古堂也

新建丁溪都全義橋記

從九里嶺下跨長溪而亘兩山爲全義橋考邑志載陂澤津梁悉矣未及是橋而橋爲丁溪要道上達宣寧往來絡繹不絕民之病涉非自今始何居人之宅宅佃田于茲土者不動念于厲揭之艱也况吾涇厯有賢令除道成梁令所有事寧不可與吾民創斯役歟而橋直延之至今始建者蓋溪在萬山中其源發自寧邑由戰嶺來厯舉南茶坑石城會諸小水而併注于九里坑前繞宋村以出秋夏淫霖山漲驟發奔騰洶湧勢等吕梁又其地多

肖巖文釗卷三

產木商賈之行鬻者編木爲筏捆載堅厚乘流而下若邱山然一有所觸則石泐土崩莫可支挂土人相傳前明萬厯時曾有石橋屢築屢圯而國初鄧偉男明府興舉廢墜亦嘗相度其地勢估計其工程卒以未易成功而止此其所以不見於邑乘歟然而今之竟能樂成者何也則創議有其人捐助有其人司出納董工役有其人合衆人之智與力而爲一事雖艱亦何不可成之有是故惡其水之激也爲之深其基而築之惡其木之衝也爲之高其洞而甃之衆議既定畚耨遂興創始于

嘉慶某年某月告竣于某年某月計用銀三千五百有零礮高三丈三尺廣三尋縱倍之旁樹兩欄下惟一洞自茲以後吾知其基足以固而不受水之侵齧也洞足以容而不犯木之擊撞也此豈非鄧公之智有未及而昔人之力所不逮者哉予聚族城隅去丁溪七十有餘里而先祖墓田在焉每當歲時祭掃必經是溪土人架木爲橋或水至木漂則徘徊阻滯俟濤落而後能行礮以石固私心所眷眷也而今乃見長虹之特起焉又於礮之兩頭平易險道增建茶亭其所以惠行旅者不亦詳

備矣乎予誠樂爲載筆記之至于在事諸公之功
德姓諱別勒貞珉以垂久遠故不復及